



# 娼门叛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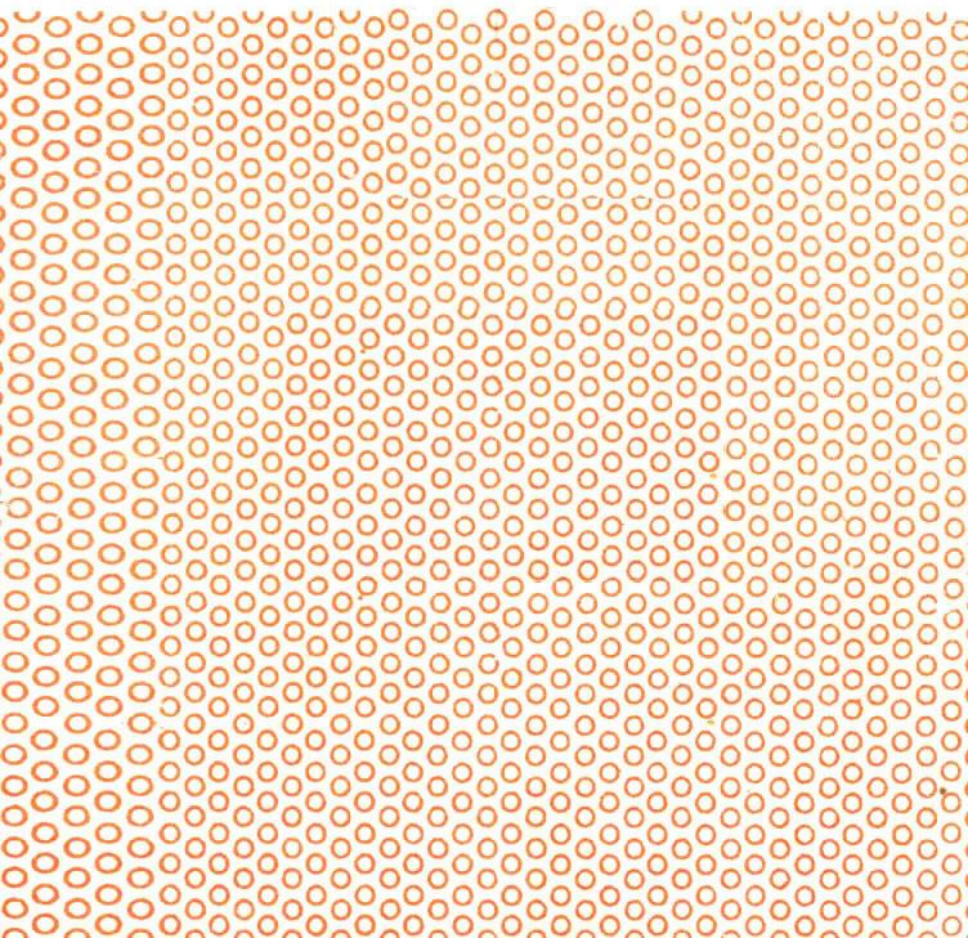
〔印〕勒齐娅·萨贾德·察希尔 著 山缙 周启登 译

# 娼门叛女

[印]勒齐娅·萨贾德·察希尔 著

山 蕴 周启登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 媚 门 叛 女

【印】勒齐娅·萨贾德·察希尔 著 山蕴 周启登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66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

ISBN7—5378—0309—9

I·299 定价: 3.50元

## 译 者 的 话

勒齐娅·萨贾德·查希尔(1918—1981)是印度著名女作家。她曾发表过小说《刺》、《落日》(根据屠格涅夫小说《前夜》改写),译过大量社会主义国家作家的短篇小说,还在乌尔都文的各种杂志上发表过一批短篇小说。

她的小说《娼门叛女》(原名《苏曼》)发表于1963年,这部小说的成功使勒齐娅成为乌尔都语名作家。

在《娼门叛女》这部小说中,作家叙述了一个纯洁、美丽而富有才华的少女的人生道路,并通过苏曼的经历来表现印度社会。苏曼的母亲是个艺妓,苏曼从小被训练学会唱歌、跳舞、赋诗,母亲决心把她培养成新一代的艺妓。但苏曼在老师拉姆丁的教育下认识到妓女的女儿不一定将来非得成为妓女不可,她坚决声明:除了卖淫外,我什么都愿意干。下决心走自食其力的道路。后来毅然与母亲决裂,脱离艺妓家庭,来到妇女收容所,在那里勤奋工作。但过了一段时期,她发现了收容所的阴暗面,感到那里不能久留,又悄悄离开收容所外出。途中被坏人拦截,幸遇见义勇为的拉菲克教授搭救了她。拉菲克教授的学生优素福又帮助她安排

了职业，使她能自力更生，后来又帮助她找到称心如意的终生伴侣。

这部小说沿着苏曼的人生经历这条主线，广泛反映了印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精心刻画了社会上的各类人物。如萨哈瓦德夫人是上层人物的代表，她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呼奴使婢的生活，专门用势利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人，以金钱作为衡量是非、权衡得失的标准。大地主的儿子贾维德及其一伙则是社会上恶势力的代表。他们玩弄、拐卖妇女，草菅人命，拦路截人，并内外勾结盗窃国家的物资。贾维德还把婚姻也当作自己巧取豪夺的手段，真是无恶不作。他的这种倒行逆施遭到了受害者的强烈反击，最后不得不在一片怒骂声中抱头鼠窜。

代表社会上进步和正义力量的是拉菲克教授和他的学生优素福。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是嫉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士。拉菲克教授把苏曼从坏人的堵截下救了出来；优素福发现国营粮店的大批食糖被盗，便坚决起来斗争，采取措施立刻追回食糖。对于善良的人们，他们总是伸出友谊之手，从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各方面予以热情的帮助。拉菲克教授对苏曼总是循循善诱，多次予以开导。他启发苏曼说：“在这样一个花花世界里，要是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该往什么方向走，结局会是怎样的呢？……你应该注意一下那些可怜的人，那些不知道自己该向何处去，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和目的地的可怜的人。”拉菲克教授的启发使苏曼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和力量。在优素福的帮助下，苏曼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她说：“我听说共产党员要在整个世界上争取实现正义和平等，他们恨那些吸血鬼，热爱穷苦的老

百姓……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没有卖淫，妇女们是自由的。她们都很幸福，而且从事各种工作，经济上完全独立，婚姻可以自主。”这正是苏曼所梦寐以求的。在他们的帮助下，苏曼不但认清了自己的前进方向，坚定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而且还主动帮助别人。她把孤儿米努带回家去抚养，还让无家可归的残废少年乔希搬来和自己住在一起，把他当亲弟弟看待，处处予以照顾。当她得知贾维德妄图在恋爱婚姻的幌子下霸占娜菲斯，并侵吞她家的巨额家产时，又千方百计设法与娜菲斯接近，最后帮助娜菲斯挫败了贾维德的阴谋，并使娜菲斯与优素福获得幸福的结合。

在这部小说所塑造的受害者中，有贪图物质享受而出卖自己肉体的苏赫妮。她在被人尽情玩弄之后，满身是病，被扔在一家医院里奄奄一息。而她唯一的幼女又被人抛进了垃圾堆。这使苏曼进一步认清了社会恶势力的丑恶面目：“把妈妈弄成那副样子，又把孩子弄到这个地步。”她感到苏赫妮为了物质享受而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而苏赫妮也在断气前觉悟到自己的不幸的根源，痛斥了贾维德对她的摧残与迫害。另一个受害者妮伦姆是从小被卖到娜菲斯家的丫头。她美丽、善良，但过于天真单纯，结果上了流氓贾维德的当，被他奸污，怀孕后又被迫堕胎，差点送掉一条命。

娜菲斯和苏勒芒都是大学生，两家又是世交，但他们两人的特点不同。娜菲斯本质善良，有教养，人也聪明，但她身上有富家小姐的通病，有时糊涂得善恶不分，以至险被贾维德所欺骗。她对优素福有感情，但因母亲势利、看不起优素福，她也就犹豫、彷徨，不能下决心与优素福好下去。最后由于苏曼和苏勒芒的帮助才与优素福重归于好，获得了

理想的伴侣。苏勒芒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他开朗、幽默、诙谐，为人襟怀坦白，性情直爽，敢于仗义直言，助人于患难之中。妮伦姆流产后，幸亏有他及时照料，送医院抢救，才使妮伦姆转危为安，拣回一条命。对于优素福和娜菲斯的结合，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娼门叛女》一书结构紧凑，情节生动曲折，有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而扣人心弦，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作家也运用了倒叙的手法，增加了故事的戏剧色彩。作家把人物放在社会环境中来描绘，使人物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

我们谨以此书的中译本献给我国读者，并希望读者能通过这部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对独立后的印度文学和印度社会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1985年11月

这部小说里所有的人物、事件、地名和机构的名称都是虚构的，它们与任何真人、真事、真的地方和真的机构没有任何联系；如果有个别相似的地方，那也纯属巧合。对此，本书的作者和出版者不负任何责任。

“太太，一共是二十二个箱子。”加富尔报告说。

萨哈瓦德·侯赛因夫人坐在大卧榻<sup>①</sup>的这一头。她的前面放着个打开的槟榔罐，膝盖旁边放着首饰盒子。妮伦姆坐在她的对面，正在用剪子把槟榔剪成许多一样大小的块儿，然后放进垫有一块湿布的小碟子里。大方几的另一头坐着娜菲斯，她面前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手镯，简直像开了个手镯铺。她正在仔细地挑选着，把好的放在一旁。她穿一条细白棉布的紧腿裤，上面是一件印有蓝色和黄色小花的紧身窄袖衬衫，领口开成船形。一根用同一花色的布做成的飘带像披肩似地垂在胸前。她的头发剪得很短，耳朵上戴着像是镶有黑色宝石的耳坠，脖子上却什么首饰也没戴。她的一只脚盘坐在大卧榻上，另一只脚则荡在那儿。脚上穿的是一双黄色的平底夹指拖鞋。

萨哈瓦德·侯赛因夫人没有理会加富尔，而是转向娜菲

---

①印度常见的一种木制家具。像我国的炕桌那样高，大小和床差不多。人们在上面铺上垫子，坐上去聊天或休息。

斯，问道：“我说孩子，这么多手镯要是都带走的话，可往哪儿放啊？我看非得要二十三个箱子不可。妮伦姆，你把哪个槟榔孟放进箱子里去了？是那个银的吗？我说……唉，这些手镯……”

妮伦姆没有直接回答萨哈瓦德夫人的话，而是说：“小姐的手镯是可以带走的，太太，就是再多一个箱子也没关系。银的槟榔孟早已放进了大箱子里，然后又一起装进了那只穆拉达巴德的大口袋<sup>①</sup>。”

说着，她理了理身上那件红衬衫的下摆。这件红衬衫是娜菲斯穿剩下给她的。她下身穿着一条又脏又破的裤子。她以命令的口吻吩咐加富尔道：“你去装行李啊！站在这儿干什么？”

“嘿，你倒命令起我来了？”加富尔不满地回了一句。

“我得去问问太太是不是让我装。”

“什么？”萨哈瓦德夫人正忙着自己的事，随口答道。

“对，对，你去装行李吧！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是还得把该干什么都给你写下来？每年都往奈尼达尔<sup>②</sup>送一趟行李，可越干越糊涂了。”

加富尔刚走出房间，只听萨哈瓦德夫人又喊道：“喂，别把装早饭的罐子也一起带走，我们自己随身带。还有，把雨伞什么的都拿下来。对了，还有那只黄的衣箱……什么？已经带走了？这些佣人们脚底下都像是装了轮子似的。快，

---

①穆拉达巴德是印度北部的一个城市。这里指那里出产的大口袋。

②奈尼达尔是印度北方邦著名的避暑和旅游胜地。

妮伦姆，你快去告诉管家，把随身带的行李留下，然后可以让车先开走了，让厨子也跟车一起去。还有，吉耐是怎么说的？噢，对了，那位先生的行李也……娜菲斯，你快去看看，别摆弄这些镯子了。……”说着，她气恼地一下子盖上了槟榔罐，把两条盘着的腿放了下来。然后提起深棕色的丝长袍的下摆，把两只又肥又大的脚塞进丝绒拖鞋。嘴里一面嘟哝着，一面走出了房间：“拿这帮人可真是没办法，他们总是这样，喊一喊动一动，不喊就不动。但愿真主也诅咒他们两句！”

娜菲斯来到院子里，只见行李正在往车上搬。管家东奔西跑，不停地指挥着众人。看门的、花匠、厨子、加富尔、还有开车的萨尔达尔，正在一起忙着装车。妮伦姆让他们把装早饭的罐子和雨伞等什物拿下来，同时把那只黄色的衣箱也拿了出来。

管家看见娜菲斯来了，连忙问好。他的年纪大约六十出头，穿了一件老爷穿旧了的中國丝绸长袍，下面是紧腿的裤子。由于裤腿太瘦紧紧绷在腿上，使得裤子皱起了一圈圈的褶。有一条裤腿从膝盖以下已经开了线。他脚上穿着一双极老式的、但擦得极亮的黑皮鞋，脖子上围了一块花手帕。他身体干瘦，脸上从眼角到太阳穴都刻着深深的皱纹；嘴唇薄薄的、扁扁的，牙长得参差不齐，由于槟榔吃得过多，它们已被染成了暗红色；一双小眼睛骨碌碌地转来转去；花白的头发，白的多，黑的少。只见他快步来回走着，围着车转来转去，不停地发号施令。妮伦姆刚才还看见他，可一转眼，他却又跑到车后面去了。

妮伦姆朝娜菲斯看了看，然后眯起一只眼睛对她说：

“小姐，您瞧这老家伙转来转去那样子，活像只老雕。”

娜菲斯把披肩的一角儿放在嘴里咬着，咯咯直笑。这时门外响起了一阵汽车喇叭声。花匠急忙跑上前去，把原来半开着的大门打开。老爷把小汽车开进来停在卡车后面，下了车。他后面还跟着一位年轻人——中等个儿，身体结实匀称，肤色微黑。上面穿一件黄色的汗衫，下面穿一条蓝色的紧士裤。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大概是放了钱包的缘故，使臀部鼓起了一个大包。脚上穿着一双桑普尔<sup>①</sup>出产的皮鞋。

娜菲斯见到他，微微吃了一惊。她嘴里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然后站在阳台上向来人招呼道：“喂，苏勒芒，真是少见。你这是从哪儿来啊？”

“我今天才到勒克瑙<sup>①</sup>。”苏勒芒一面走上台阶一面说。“刚才我正在饭店吃饭，正巧碰见了姑父，就把我抓来了。不然我准备住旅馆的。”

娜菲斯看见看门人先是从汽车后面拿出了一只手提箱，现在正在往外拿其余的行李。

她挺直了身子说道：“你倒是不错啊，居然要去住旅馆。”

这时妮伦姆打开了屋门。纳瓦布先生看到娜菲斯和苏勒芒两个人斗嘴，不由得笑了。妮伦姆跟着纳瓦布走进屋去。

“喂，我说娜菲斯，”苏勒芒把一包水果放到椅子上，然后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听那个优素福说，你们要去奈尼

---

<sup>①</sup>印度北方邦的城市，在勒克瑙东南。

<sup>②</sup>印度有名的文化古城，现在是北方邦的首府。乌尔都语的中心之一。

达尔？”

“嗯，是要去奈尼达尔。不过不是连家搬去。”娜菲斯回答道，满脸的不高兴。

“看上去可像是要把家都搬去似的。这满满一卡车行李，我老远就看见了。还以为是你的嫁妆呢！”

娜菲斯噘起了嘴，解释道：“带这么多行李，是因为到了奈尼达尔要和好多客人来往。他们都是事先也不通知一声就来的。”

“哈哈！”苏勒芒笑了起来。“你可真会说话。不过我得告诉你，我可不是不请自来的，是姑父亲自请我来的。很可能我在奈尼达尔会感到很寂寞，而你却有好多这样那样的朋友来来往往。对了，到处都可以见到许许多多女孩子，也不知道她们都是从哪儿来的……”

苏勒芒不停地说着，可娜菲斯却不由得想起了优素福。一听到优素福的名字，她的心跳就会陡然加快。此时此刻她很希望能够从苏勒芒的嘴里听到一些关于优素福的情况。最后，她终于忍不住了，竭力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用很平淡的语调问道：“优素福现在还在坎浦尔<sup>①</sup>吗？他怎么不一起来？”

“他？看来他得等革命成功以后再来了。我不知道和他说了多少遍，让他一起来，可他总是推说有事。我说，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咱们一起去奈尼达尔住上几天。可他不是这儿有个会，就是那儿有个报告。我觉得，最近他好像有些瞧不起人了。”

---

<sup>①</sup>印度北方邦城市，在朱木纳河边。

“那倒不一定。”娜菲斯对苏勒芒这种说法似乎有些不满。“前两天他还给我妈妈来了封信，说他手头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可能能和我们一起去奈尼达尔住上几天。”

“他那是为了讨你们的好，可他又不会讨好。这倒没什么关系，可以慢慢学嘛。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去奈尼达尔，他又能干些什么呢？他对滑雪不感兴趣，既不会划船，也不愿跳舞。只有爬山，他倒是还愿意。再说……”

娜菲斯根本没有理会苏勒芒在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此时她的眼前闪动着优素福的影子：高高的个子，人很瘦，无论什么衣服，穿在他身上都显得很肥大。一眼看上去他就是个十分聪明的人。他目光深邃，沉默寡言，衣着朴素，甚至有些地方还打着补丁。脚上的鞋也是旧的，但他总是把它擦得很亮。他很喜欢小孩，当你看到他和一群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你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这就是那个门门功课总是得第一、所有的老师都一致公认为最勤奋、最聪明和厚道的优素福。

优素福的妈妈和娜菲斯的妈妈是叔伯姐妹，原来两家情况也差不多完全一样——在乡下有好多地，在勒克瑙城里有好多房子。人们把这样的人家称作纳瓦布。可现在，姐妹两人的境况却有了天壤之别。优素福的爸爸死得很早，他还有一个比自己小四岁的妹妹和一个大哥。全家的生活都依靠大哥一人的收入。大哥现在在巴基斯坦，自从优素福的爸爸死后，为了供优素福上学，妈妈几乎把所有的地都变卖光了。由于大哥去了巴基斯坦，家里的大部分房产也都被人家抢占了。就在这样的艰苦的环境下，小小的优素福一年年长大了。他的学习成绩在兄弟姐妹中总是最好的。

娜菲斯的父亲纳瓦布·萨哈瓦德·侯赛因先生是个非常精明强干的人。早先他加入了穆斯林联盟<sup>①</sup>并担任过领导。可印巴分治以后，他却摇身一变成了国大党<sup>②</sup>党员。他在自己的土地上成功地经营着一个农场，每年获利颇为可观。他把城里的房子也都租了出去。在乡下自己的村子里，他为国大党拉了大量选票，为此还花了不少钱，最后终于使国大党在他所在的选区里获胜。于是，他就在勒克瑙的高级住宅区搞到了一幢房子。住在那里的大都是政府要员<sup>③</sup>，纳瓦布先生和他们过从甚密。目前，他正在努力想办法要搞到一张开一家药店的执照，并竭力想争取进入国会。

娜菲斯是纳瓦布先生的独生女，她比优素福小两岁，从小就非常喜欢这个哥哥。最初两人一起在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念书。优素福家道中落以后，转到一所普通的印度中学去了。娜菲斯先是在拉玛蒂尔中学，后来又转到剑桥中学念高中。优素福在念完伊斯兰学院以后，两人又一起进了大学。但这一对童年时代的好友在大学里却变得如此不同：优裕的生活环境使娜菲斯变得自私起来，喜欢一切为己所用；而优素福的生活却教给了他这样一个信条：一切为了大众。由于思想观点截然不同，两人经常发生一些磨擦和争执。

纳瓦布先生十分欣赏优素福的魄力和才气，并且很敬重他。但这种敬重有些敬而远之的味道，甚至还有些害怕，当然这就谈不上长辈对小辈的爱了。他显然不愿意优素福和娜

---

①印巴分治以前伊斯兰教徒的政党。巴基斯坦成立后为巴主要政党。创始人是真纳。

②印巴分治以前印度教徒的政党。现为印度的主要政党。

菲斯过于接近。优素福也觉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尽管爱着娜菲斯，但是却很少和她家来往。直到现在，娜菲斯对优素福依旧是一往情深的，可她自己也无法预料这爱情的结局究竟会是怎样。每次优素福来，她都格外的高兴，为他去煮茶、为他做最好的饭菜，和他一起谈心并向他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可同时，她也经常担心优素福会说出使她父亲、或是使她母亲不高兴的话来。不过优素福却从来也没有冒犯过自己的姨父或是姨妈，他是很尊重他们的。尽管这样，娜菲斯总感到不安的是，优素福将来是否能成为这个家庭中和谐的一员。每次优素福走了以后，她都苦苦地思念他，希望他再来，有时还暗暗地为他流泪。

这时，从里面传来了萨哈瓦德夫人的声音：“哎哟，你们俩可真行。这么大的太阳，还站在外面干什么？我说娜菲斯你也真是的，自己晒着，还让苏勒芒也晒着，还不快进来！饭已经准备好了。”

苏勒芒一下子就钻进了客厅。

娜菲斯把那包水果从椅子上拿起来，叹了口气，慢慢地走进了客厅。客厅里所有的家具都已经罩上了卡其布的罩子，门帘和窗帘都已经摘了下来，所以看上去显得光秃秃的。所有的玻璃器皿都已经用纸包好，并且用绳子扎起来。整个房间空荡荡的，给人一种冷冷清清和孤寂的感觉。

客厅的后面是饭厅，饭厅中间摆着一条长长的餐桌，餐桌四周放了大约二十把皮椅子。饭厅里所有的东西也都用布蒙了起来，只剩下餐桌中间放着的一个很大的玻璃花瓶。瓶里面插着的黄的和白的玫瑰花早已凋谢了。这时，加富尔和妮伦姆正在一道道地上菜。

萨哈瓦德太太已经就坐。纳瓦布先生还没来，娜菲斯在母亲的右首坐了下来，苏勒芒坐在她的另一面。萨哈瓦德太太问苏勒芒：“你今天怎么来啦？”还没等苏勒芒回答，她就又接着说了下去。“纳瓦布先生刚才告诉我，你也去奈尼达尔。这可太好了。纳瓦布先生正忙着竞选，抽不出空来。哎，我说，厨子是怎么搞的？喂，妮伦姆，今天这饼是怎么做的？……我刚才说到哪儿啦？噢，苏勒芒，你和我们一起去，这样我们在那儿好歹可以有个伴儿了。……卡车走了？真是的，这些人整整忙了两个小时，这才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我说孩子，你带没带厚点儿的衣服？”

“带倒是带了一点儿。娜菲斯不是也去吗？她到那儿可以替我织件毛衣。反正在那儿毛线挺好买的。”

“我才不给别人织毛衣呢！”娜菲斯噘起了嘴说。“再说我去那儿也不是为了织什么东西。”

“那你去干什么？你又不喜欢看书，那儿又不许钓鱼，远足吧你又走不了路，难道你去那儿打苍蝇？”

萨哈瓦德太太正在夹一个肉丸子，结果丸子被夹碎了，搞得她很扫兴，埋怨道：“厨子一听说要去奈尼达尔，连做饭都没心思了。这丸子哪像是给人吃的，简直是狗食！噢，对了，奈尼达尔那里毛线多得很，规矩的男孩子们一般都穿褐色的或是深灰色的。喂，妮伦姆，要是厨子没跟卡车一起走的话，你把这菜扔到他脸上去。这也叫丸子？……”她一边嘟哝着，一边撕下一小块面饼向菜汁里蘸去。